

高考陪读社区：教育生产联合空间的形成

——基于毛镇的田野研究

◆ 范云霞

摘 要:在城市化过程中,流动的劳动家庭在城市空间困局下遭遇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为此,劳动家庭家长随子女迁入就读地进行陪读,通过依附于教育路径争取子代立足城市的机会,由此形成了大型的高考陪读社区。本文以毛镇为例,通过田野研究,发现高考陪读社区的空间结构是以高中学校为中心,由学校周边的陪读住宅区和商业区的政治经济网络等共同组成。它是移民性、流动性的社区,是基于乡镇政府、学校教育系统以及陪读家长互动而生产出的独特的教育空间。在教育维系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宏观景象中,劳动家庭选择紧紧依附应试教育取向的迂回战术,通过教育生产联合空间生产来争取子代的城市空间权利。

关键词:空间分析;高考陪读;教育生产;空间生产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23.02.002

中国城镇化进程伴随着人口流动与空间集聚,特别是中西部省份大量城镇和农村的劳动力流入东部沿海城市,参与城市各项生产与服务行业。^{[1][2]}同时,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遭遇结构性推动机制与制度性阻滞作用。^[3]H省是中部地区人口流出大省,大量外出务工劳动者面临子女无法就地高考、需要返乡考学的教育处境,他们以择校、复读等有限方式最大力度地支持子女参与高考竞争。H省的毛镇上有一所大型公办M高中、一所民办J高中和位于民办J高中的高考补习中心,年均吸纳本地学生、外地学生和高考复读生达两万多人,许多学生家长选择随迁至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由此形成了国内最大规模的高考陪读社区。毛镇高考陪读社区的诞生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息息相关,也和劳动家庭依赖教育考试制度来谋求子女未来生计发展的路径依赖相互耦合。本研究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通过对毛镇的两所高中和高考陪读社区进行民族志研究,分析毛镇高考陪读社区的空间结构、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以及它作为独特教育空间的意义。

一、文献梳理

(一)从高考陪读现象研究转向高考陪读空间研究

高考陪读现象表现为家长从原住地迁移至子女就读的高中学校附近,通过租房并全天候照料子女学习与生活以支持他们参与高考竞争。^{[4][5]}目前关于陪读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化视角与社会结构化视角。个体化视角的研究关注陪读家长个体的体验,分析个体家长陪读的生命体验与社会适应过程。^{[6][7]}但陪读现象研究大多还是从社会结构视角进行解释,包括:(1)从社会性别角度分析由打工到陪读的劳动分工转变对农村女性家长的影响。^[8](2)从教育公平角度分析城乡教育不均衡是陪读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9](3)用社会流动理论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权力体制固化、社会流动空间窄化导致家长愈加强调对教育的投入问题。^{[10][11]}这些研究发现,陪读现象产生的背后是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社会流动渠道单一,陪读是劳动家庭为实现代际向上流动而主动选择的家庭策略。^[12]

范云霞/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 浙江省新型重点培育智库“杭州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院”(杭州 311121)

相对于个体化视角与社会结构化视角,空间研究的视角更加关注毛镇高考陪读社区的形成不仅是一种静态的、物质的空间形态,而且是一种动态的、文化的空间格局,这种独特的教育空间格局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家庭高考陪读的实践策略紧密联系。空间研究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学校、家庭、政府以及市场的综合作用下,一个普通的乡镇空间如何成为以成绩取向进行教育生产联合的重要场域,成为劳动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争取城市权利的中转站。

(二)空间与空间生产相关研究

在当代空间研究中,空间不再只是被视为容器、地点或者纯粹的土地与生产要素的组合,而是由社会关系建构而成,因此空间和空间性被视为社会产品,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空间表现了社会群体的社会行为及其社会关系,它既是社会关系与社会行动的媒介,也是二者的结果,空间结构与空间关系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物质形式。^[13]通过空间,我们可以了解人和社会产品的关系秩序,这种秩序一方面是空间的安排秩序,即关系的结构维度;另一方面是空间的过程秩序,即关系的行动维度。^[14]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视为社会产品,认为(社会)空间包含着生命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社会行动主体在空间中生存、死亡、忍受或抵抗、沉思与行动着,空间也在不断进行着生产与再生产。每种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形成其特定的空间,生产方式的转变又会规划与塑造新的空间,空间汇聚的语言与非语言符号表征着空间。^[15]感知的空间(进行着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空间实践)、构想的空间(与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空间表象)和亲历的空间(日常生活体验的表征性空间)三位一体又非一成不变。^[16]空间生产是具有情境性的,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时空路径、互动场景的组织、场所区域化的过程中,行动者的日常实践活动与空间生产相互作用。^[17]虽然空间在资本积累与发展过程中作为获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 and 商品在被生产着,并维系既定的社会统治秩序,但生活空间同时也是充斥着私密性、底层性和复杂性,具有反统治秩序的一面。^[18]

大卫·哈维重申空间不仅是固定资本,而且被商品化,空间对不同形式的资本(金融、土地、商品等)

循环都起着加强和建构的作用。^[19]城镇化被认为是资本积累与发展的结果,在城镇化过程中,各种类型资本的汇聚塑造着发展不平衡的空间区位。屈从于生产劳动分工下的城乡空间呈现着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城乡关系在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关系矛盾的表现。不仅城乡之间如此,城市内部以及区域之间也都在经济加剧的资本化作用下不断产生不平衡的地理分化。^[20]

在不平衡发展的空间中,社会群体通过空间的斗争控制空间的社会生产。^[21]在劳动者与资本抗衡的过程中、在人与其居所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出特定的空间,而这种空间生产过程又服务于空间生产者对空间资源的争取行动。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处于权力弱势的人们会通过迂回、流动的战术在适当时机发展出抵抗的实践艺术。^[22]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与教育空间不均衡

有学者将中国城镇化划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之前是“以工业推动小城镇大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是“土地、住房商品化和市场化改革”阶段。^[23]中国城镇化是以政府主导的、大范围规划与整体推动的“推进模式”发展起来,资本受到政府规划的影响,开始在城市积累(例如建立开发区、设置经济发展特区等方式)。^[24]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使资本与劳动力开始在城市空间聚集,由此形成了农村与城市、东南沿海与中西部的社会经济差序。然而,城市作为吸引劳动力与资本积累的空间并没有完全实现城市权利共享的格局。城市作为“以空间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分配制度的情境与结构”,其资源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所处社会权力关系的位置决定的,城市资源分配冲突不可避免。^[25]

那些并不依赖专业知识与高精尖技术流动而从事低资本附加值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劳动力则处于城市权利竞争的劣势。城市资源的竞争受制于城市资本的空间分布,其中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体力与服务行业的低收入体制外劳动力的生产劳动则处于资本价值链条的底端,^{[26][27]}不仅他们所从事的产业越来越在城市区位空间上边缘化,而且他们的生活空间与教育资源的享用空间也被边缘化,面临着教育空间被剥夺与分异的非正义困境。^[28]

为了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国家实施“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两为主”)的入学政策,并不断简化和降低外迁务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条件。^[29]但在教育资源分配的空间不平衡与低收入流动劳动力城市生活空间边缘化的相互作用下,低收入劳动家庭住房贫困的社会困境演化为弱势学区的教育困境。^[30]在高中阶段,由于我国实行高考资格与户籍挂钩、分省招录的高考政策,流动劳动家庭子女需要返回原户籍地参加高考。为进一步保障随迁子女在父母工作所在地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异地高考”政策遭遇地方政府的政策“门槛”限制和本地市民对教育资源占有的维护,低收入流动劳动家庭面临着教育资源的获得困境。^{[31][32][33]}

虽然公平取向的基础教育政策遭遇空间发展不均衡的困局,但国家在基础教育政策支持与资源保障上为不同家庭提供了教育竞争的入场券,使高考成为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与未来劳动空间获得的焦点。然而,关于进城务工劳动家庭的代际接力式城镇化研究还未能关注到县城或乡镇学校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劳动家庭教育实践的空间生产意义。^[34]本研究关注劳动者们为子女未来在城市发展而进行的教育支持将如何影响一个乡镇的空间格局以及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又有何意义。

(四)学校教育与社会空间生产

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空间生产关系的讨论,最具代表性的是布迪厄和吉登斯的相关研究。布迪厄从象征斗争角度去审视学校教育与社会文化空间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声称权利平等的现代社会,教育体系以更为微妙的方式进行伪装,在公平与公正的完美外观下进行精英主义统治,它以授予文凭的方式不断重新分配人员和头衔,对有利于继承文化资本的社会阶层存在系统性偏好,并以此将社会分配不均持久化。^[35]身处不同社会空间位置的行动者在参与社会竞争拥有不同类型和不等数量的资本时,只有当文化资本被教育制度认可时,才能转为一种资质并且可以在劳动力市场转为经济资本,由此实现社会空间的位置转移。这种文化资本的传递方式更加具有隐蔽性,也更具风险性。^{[36][37]}

但布迪厄对教育与社会空间生产的关注并没有聚焦到那些处于文化资本劣势地位的群体如何通过

教育体系进行社会空间转移的复杂情况。本研究重拾教育系统对社会空间转移作用的关注,探寻在占据社会空间位置的资本博弈中,劳动家庭如何支持子女通过学校教育系统获得文凭(学业资本象征物)来参与社会空间的竞争。

吉登斯关注到权力运作的时空属性,权力运作是在具体时空情境中实现的并受到区域化的限制。权力不是强迫与控制,而是运用资源完成事务的能力。在权力斗争中,控制的辩证关系发挥作用,不只是强势者控制弱势者,弱势者同样也会操作资源反过来对权力强势方进行控制。^[38]他重点关注学校纪律权力的运作,学校不仅是制造“驯顺的身体”的权力空间,更要在师生交往互动中心照不宣地达成纪律,表现为教室和学校成为“权力容器”。^[39]在吉登斯的权力-空间观下,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学校与家庭如何在区域化空间中进行权力运作,并且这种权力运作又是如何影响到空间变化的。

综上所述,本研究强调从空间生产视角审视流动的劳动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面对社会空间不平等与教育资源配置不平等时,如何通过配合特定的学校教育模式进行代际间的社会空间转移。在劳动家庭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政府、学校、商家多方如何共同参与空间生产,进而塑造高考陪读社区这一独特的教育空间。

二、研究方法 with 调查过程

本研究采取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通过在毛镇的田野研究,了解陪读家长日常生活与学校中的师生互动文化。田野选择在位于长三角地区人口流出大省的H省的某个乡镇——毛镇,毛镇行政区域面积为6.286平方千米,常住人口2.4869万人。^[40]伴随着M中学以及J中学的发展,流动人口增加,毛镇核心街道人口规模多达4万人。^[41]根据2018年9月份M中学与J中学关于学生住宿情况登记表统计,当时毛镇陪读的高中学生为14701人,占总学生数的64.78%。其中家长租房陪读为14213人,托管机构代陪读为488人,家长租房陪读学生占总陪读学生数的96.68%。^[42]随着陪读的兴起,大量陪读家长聚居于此形成陪读日常生活空间,围绕学生和家長日常生活形成服务于学习和分数的商业区,毛镇政府也以教育作为引擎推动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学校作

为毛镇的文化中心对高考陪读社区文化空间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诸多因素交织,由此塑造出不同于普通乡镇空间布局的高考陪读社区。

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主要是在2018年4月到2018年10月间完成,在收集数据与分析过程中交替使用主位视角(进入群体成员从其自身角度思考与运用语言)与客位视角(超越被研究人的视角)。田野调查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参与式观察陪读家长日常生活。通过联系“守门人”(帮助笔者进入现场的陪读家长)进入高考陪读社区。为了方便观察与访谈工作进行,笔者租住陪读房与陪读家长为邻(前后三次更换住所,距离学校远近程度有所不同),并不断更换观察点:广场舞聚集地、校门口送饭据点、学校内部、制衣厂、商场、辅导机构、代陪读机构、寺庙等,并环绕毛镇记录陪读房的布局、产业类型,每次观察不少于半天,并进行多次观察。在此期间,访谈陪读家长(52名,其中陪读母亲44名)、当地商铺经营者和工作人员、学校保安、当地居民(房东、寺庙看守人)等,每次访谈时长20-120分钟不等。

第二阶段为学校课堂教学、学生管理模式的观察,通过联系公办M中学校长进入公办M中学、民办J中学与高考补习中心:观察学校空间格局、师生活动方式与家校互动方式;访谈教师11名(10名班主任教师、1名学校行政人员),每人访谈时长约45分钟;访谈在校生2名,补充访谈毕业生8名,每人访谈时长40-120分钟不等;查阅学生陪读档案与学生复读档案。

在田野观察收集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毛镇这一高考陪读社区空间的结构、教育生产模式以及象征系统进行分析,探索当流动的劳动家庭面临城市化困境时在子女教育上的实践策略。

三、高考陪读社区的空间格局

毛镇呈现着以学校为中心呈辐射状的高考陪读社区的空间格局。学校与陪读生活区以环绕学校的围墙为边界,这种边界既代表了学校与外界的分,也象征着权力与秩序,以M中学与J中学为核心的秩序在景观上就是表现为以围墙为界限,沿着通往学校的道路遍布着陪读房建筑和错落镶嵌其中的商店、辅导机构与制衣厂等。

(一)中心:M中学教育集合

公办M中学、民办J中学以及位于J中学的高考补习中心构成了公众舆论中的M中学教育集合,是毛镇的核心,它不仅在地理空间布局上是整个陪读社区环绕的核心,而且成为陪读家长服务的权力中心。M中学教育集合作为一种“权力容器”,通过精细化的时间管理、严密的教室间隔以及对身体的严格规定彰显着其权力运作方式,^[43]其空间特质通过师生活动空间的分配与学校在毛镇的空间象征权力表现出来。

1. 师生的活动空间

M中学、J中学与高考补习中心的空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教学楼是主要建筑,在空间设计上采取方形环绕走廊,统一的动线设计服务于分班教学。教室依次分割排列,每层楼都设有一间教师办公室,教室的空间布局彰显着严格的纪律权力,这是成绩导向型学校教育制度的空间表现。

成绩导向型教育制度规定了学校教师与学生的活动空间,学校根据严格的时间秩序进行运作,将教师与学生的行动空间固着在教室里。特别是担任班主任的教师承担着管理学生与教学的双重任务,作为认真负责的班主任教师,不仅需要在教学上优秀,而且需要对学生负责任地进行管理。在校的活动空间分配主要集中在教室:

我每天早上六点二十到学校,晚上十点五十分下自习,下晚自习查宿舍,我回家要到11点半多,睡觉将近12点了。其他时间都在教室里,中午拿个躺椅放在教室后面,天天中午睡在教室后面……我之前看晚自习,一开始我是坐在讲台上,现在我发现,我只要坐在讲台上,他们就会想心思、打瞌睡。后来我就坐在教室后面,我只要在后面他们就不敢做别的事情了,要不然就不认真学习。(教师M-3-H)

对于学生而言,校园内的大部分时间被分配在教室里,并固定在各自的座位上,按照作息时间表,从早上06:45开始早读,到22:20结束晚自习,中午有35分钟午餐时间(11:35-12:10)和105分钟的午休时间(12:10-13:55)。在具体班级还会存在占用非教学时间以延长学生学习时间的情况。学生的空间动线表现为“陪读房-学校教室”两点一线,并主要集中在各自的座位上进行高强度的学习。

我在那边差不多就两点一线,每天早上起来就进学校,上半学期中午是在班级睡午觉,中午我妈会用保温桶把饭送到学校门口给我吃,吃完继续回去,中午大概在班上睡半小时,不过如果你不想睡可以写作业,就是不能吵到别人……晚自习老师会把该复习的内容全都说完,然后让我们写一些试卷。(毕业生S-G-4)

教师与学生时间的空间分配表现了学校的教育文化:强调专注于提升成绩的教学工作和学习活动。师生的活动轨迹主要在教室,以教室为物质载体的班级生活是教师与学生共享的。学生高强度的学习和练习、教师高强度的教学和管理作为教室空间里的事件,构成师生活动空间的典型表征。通过时间聚集与空间固着,学校中的教师与学生参与到以生产更高分数为目标的教育生产过程之中。

2. 作为文化与权力中心的学校

M中学教育集合在空间位置上处于高考陪读社区的中心点,这种空间格局不仅表示建筑的方位,而且也是M中学教育集合作为陪读社区的权威中心的象征。M中学教育集合的权威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其作为服务高考选拔的文化再生产机制所具有的教育权威性。M中学教育集合所具有的教育权威是教育选拔技术的客观效应。教育选拔技术以高考这种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模式为典型,它既是教育系统内部进行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标尺,也是维系社会稳定与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学校教育的课程教学机制与考试评分机制相结合,成为学生争取成为高考“过关者”的重要途径。成绩取向的教育生产与文凭相关联,被劳动家庭视为子女人生发展的重要筹码,这种效应构成了它的权威,并成为劳动家庭普遍认同的合法空间。

二是其作为拥有庞大学生资源和家长资源并能进行组织管理而具有的社会权威。M中学教育集合拥有体量庞大的学生资源与陪读家长资源,这是其社会资本的表现。特别是在乡镇文化活动的组织上,M中学教育集合不仅能够对家长进行文化宣传活动,而且能够组织家长参与文化活动。因此,M中学教育集合在乡镇文化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是其作为毛镇文化代表能具有的象征权威。M中学教育集合是毛镇的象征,它吸引了大量媒体

进行宣传报道,在新闻报道中,M中学教育集合不断被新闻报道者编码,并被不同读者进行解码与再编码,在“高考工厂”、“应试教育基地”、“超级中学”等称号的传播过程中,追求学生成绩提升的家长解读出M中学教育集合提升成绩上的“神圣性”。M中学教育集合的象征意义得以传播,进而吸引了更多学生及陪读家长前来。

(二) 环学校的陪读区

以学校为核心,在学校与陪读社区之间形成了陪读家长的行动范围。陪读社区的居住空间呈圈层化分布,并依据与学校的距离而呈现出价格的梯度化。虽然陪读家长的居住空间位置有所不同,但在日常行动空间上却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1. 价格梯度化:陪读房的空间分布

陪读房(又称“学生房”)是指租赁给学生及其家长居住的房屋,这种房屋一般约10-20平米,基本配置是一张或两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早期的陪读房主要是由本地农民改造自建楼形成的,2015年左右,伴随房地产企业的介入,形成了以“高端住宅”为噱头的楼盘,并配套大型超市和广场,占据J中学(以及高考补习中心)对面的地理优势地块。^[44]为争夺学习时间,陪读房的地理位置成为其定价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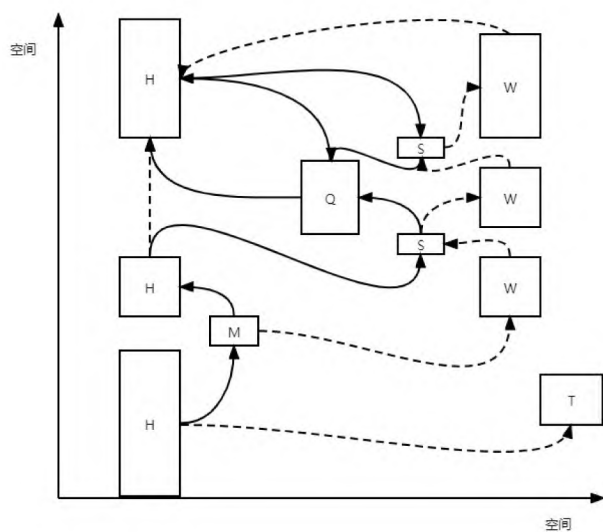
按照与学校距离的远近划分其价格等级,“学生房”的出租价格呈现以M中学教育集合为中心的扩散式递减。2018年,M中学附近自建楼房一年租金24000元以上,再远些是20000元-10000元一年,距离更远且配置一般的房屋其租金可低至5000元一年。M中学和J中学东门附近的桃李园楼盘价格相对较高,距离学校最近的一个楼栋的两室一厅,一年租金(不含物业费与中介费)是24000元-28000元,而距离学校最远的一个楼栋中最便宜的房屋租金一年也要17000元。

这种定价机制背后是学习时间争夺的空间化,围绕学校分布的学生房提供了陪读的住宿,形成了服务于学校教育生产的庞大生活区。以学校为中心的住房价格差序格局恰恰反映了以学校教育生产为核心的空间秩序,在这一秩序下,学生的时间被分割为在校学习与校外生活时间,后者通过缩短与学校的距离被压缩,由此实现学生在校时间与空间固着的最大化。与越来越庞大的陪读生活区相对的是,学生的课余生活空间日益萎缩,陪读的目的仅仅

在于让学生脱离与学习无关的生活,将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生产更高学业成绩的学习中去。

2. 陪读日常化:陪读家长的行动空间

陪读家长的日常行动空间以学校为核心,以陪读劳动的需求为依据,可以划分出与买菜、做饭、送饭、家务等不同劳动相对应的地理位置。此外,以交谈娱乐活动进行信息交流与心理联合,以兼职工作进行生活经费自理,以仪式活动维系学校象征的合法化等也有着特定的空间位置。为了更直观地显示陪读家长活动的空间位置,采用柯林斯的空间剖面图方法,以鸟瞰视角来观测陪读家长的活动空间,见下图。^[45]



陪读家长日常活动的时空路径图^①

上图中,陪读房(H)是家长们日常活动的主要空间,在这里,家长们进行各项家务料理活动,铺床叠被、洗衣打扫、洗菜做饭等,这些活动以保障学生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为了保障学生中午和晚上回来休息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有的楼栋还贴有“保持安静”或者“早上不要大声喧哗,上下楼脚步轻”等提示。孩子的学习被摆在首位,家长的自我生活则被压缩,尽力“服侍”学生的生活。

广场(Q)是陪读家长在学校作息节奏中形成的非劳动空间。学生的时间与空间固着于校园之内,陪读家长可以在校园之外的陪读劳动之余拥有休闲娱乐时间。陪读家长在公共空间中汇聚、交流,共享教育信息与陪读经验,同时也增强其对“为了子女教育”而甘心留在毛镇陪读的信念。

在经济活动中,陪读家长承担了商品生产者与商品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在制衣厂(W)的“半陪半工”是部分陪读家长的收入来源。^{②[46]}毛镇的街道分布着零零散散的小型服装加工厂,在学校附近就有二十多家。在工厂里,每天的10:30–12:30,16:30–17:30是约定俗成的工人休息时间,但其实这段时间是陪读家长们做饭送饭的劳作时间。可见,这些“半陪半工”的陪读家长承担家务照料与兼职打工的双重劳作。

寺庙(T)的“求神拜佛”活动则强化着陪读家长的教育信念。符号与仪式表征系统弥补了学校教育生产工业逻辑的缺陷,学校通过严格的纪律、高强度的学习甚至机械的练习来减少教育失败的风险,这是一种现代性和工业性的逻辑。然而,这种工业生产逻辑在强化学生学业劳动的同时并不能保证其获得与劳动相符的回报。这时,符号与仪式的空间表征起到心理抚慰的作用,通过“祈愿”、“好彩头”为陪读家庭营造了一种虚幻的“运气”,也获得特殊的符号价值。仪式化的集体行动强化了通过高考获得成功的教育神话,并且维系了以“考大学”为业的教育生产系统。

四、高考陪读社区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

空间既有物质维度的意涵,即作为地理学意义的地点、场所等;同时也有社会维度的意涵,即社会行动者的活动轨迹、权力与资源的分配关系以及共同空间中社会异质性群体发展的身份认同。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陪读空间的形成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之间交错的行动、言说与实践构成的。毛镇作为高考陪读镇的空间生产既是劳动家庭通过教育空间位移争取子代城市空间分配权的过程,也是学校致力于提升学业成绩的教育生产的产物,还是当地政府借助教育进行乡村振兴的空间表征。

(一) 劳动家庭教育空间位移

在过去以GDP高速增长为价值取向的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旨在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这一空间重组加剧了区域间的不平等。^[47]H省的大量劳动者投身于经济更为发达的城市的生产、消费与服务等的劳动分工中,不仅因户籍身份在参与城市管理与享有市民待遇方面遭遇空间区隔,而且在教育空间发展不均衡下也难以享有实

质的教育公平。

在此背景下,遭遇教育失势的流动劳动家庭子女不得不返回户籍所在地考学,而在返乡择校过程中,选择来毛镇的陪读家庭往往是基于两种情形:一是进入不了户籍所在地的优质高中,升入本科院校无望。这种情况下,家长会将学生送入民办J中学借读,试图通过严格行为管理与成绩取向教学模式提升成绩。

我们孩子那个学校每年考上的就两个班,它总共有十来个班吧,就两个班学生能考上(本科)。而且那两个班(每个班)就三四十个人。你想想看考上的概率有多大?所以他就跑到这边来。因为学籍也在这边,微信群也能看到,他们期中期末不是发成绩嘛,在那个家长群里都能看到,然后我就感觉到我们家孩子(在J中学)还是进步了。(家长F5)

二是在学籍所在地高中读书,但是作为应届生参加高考没有被本科院校录取,因此进入更高本科录取率的补习中心接受补习,然后再参加高考,以争取进入本科院校。

能考上就好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本科二本就二本,能考上就好了。天天苦累。阜阳复读多得很,但是复读一年很多人分数也上不去。它(J中学补习中心)这个上面进步多,差不多来复读的都能走……(家长F51)

在陪读家长心中,高等教育的空间场域区分为对立的“大学”(本科院校)与“大专”。大学被认为是知识型高校,学生能够凭借本科院校文凭获得在城市工作的相对优势;但以技术型为主的高等职业院校与高等专科院校则不属于大学的范畴,这类“大专”被认为是通向工厂的道路。在城市从事偏体力、收入较低且缺乏社会福利保障工作的劳动家庭家长更是在工作空间的体验中认识到:“打工”经历是“累”的,并且即使“累死人”也“钱难挣”。工作空间充满了劳累与苦痛,收入又难以在城市过上体面生活,于是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子代,试图通过教育空间位移来实现社会空间位移。

以前在农村种地也不值钱,小时候也穷得很,没上过学。现在哪个有学问了,到公司拿工资、买房子也不错。像我们打工,给人捡个破烂累死人。累、累,你到哪干活不累个死,人家肯

给你钱?钱难挣得很,你像我们都四五十岁了,人家嫌年龄大都不要,都要技术工。你这有学问的,有文凭牌子挂着,到哪地方给人算个账都好一点的。(家长F51)

在毛镇考学的外地学生及其陪读家长有三重空间位移意义:一是实际的教育空间位移,从原户籍和学籍所在地流入毛镇J中学与高考补习中心以争取成绩提升;二是理想的教育空间位移,期待借助成绩取向的教育生产模式升入理想的本科院校;三是家长生命经验的城市空间与为子女规划的城市空间位移,并借助教育晋升机制,实现子代在城市空间的劳动议价权,从而避免子代在城市继续父母辈苦累的劳动命运。劳动家庭的这三重教育空间位移过程形成了毛镇陪读聚居的空间格局。

(二)成绩取向的教育生产联合

地处乡镇的M中学教育集合虽然在教育的物质资源、教师资源以及学生资源上受制于地理限制,但却发展出一种成绩取向的教育生产模式:强调严格的纪律和基础知识的教学,以教师和学生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来生产更高的高考成绩,进而达成高本科升学率。通过塑造学生的学业劳动习性——刻苦、认真、负责与顺从,进而实现分数提升。

我们学校就是个农村乡镇中学,还大别山老区的,你讲你素质教育怎么搞?所以不能要求学校超出他的历史局限性……所以我们让他们都能考上大学,本身就是素质教育的过程,这不仅仅是应试教育,也是素质教育。你像一个班五六十人,七八十人,你让他们学习就能学习了吗?你要教育他们,要把他们品行转变过来。为人处世、想问题都转变过来,他就主动学习,主动学习成绩就上来了……你看他考试考多了一百多分,是因为性格品行都有了变化,表现在成绩变化上。(教师J-B-G)

在强调高考成绩的教育生产过程中,学生、教师与家长都参与到付出努力的行动中。学生是生产分数的主体,他们被认为必须通过勤奋、努力才能获得学习的成功,家长与教师则是辅佐学生“苦学”的劳动者。教师通过承担高强度的教学与学生管理工作来让学生投入学业劳动,家长通过承担学生学习以外的所有生活事务来保障学生投入学业劳动的精力与时间。这样,致力于“考大学”的教育生产就凌驾

在个体生活之上,学生、家长、教师等自我让位给了教育生产。

家长、教师与学生心照不宣的劳动分工达成了这种成绩取向的教育生产联合,教育生产的权力中心是学校,家长则是辅助教育生产的陪读劳动者。这种教育生产联合有着统一的“苦学”价值观、“教育”至上的文化与精确化的时间控制,进而形成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陪读空间格局。

(三)以教育为引擎的乡村发展策略

毛镇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山间小镇,山区田地较少,用于粮食种植的土地资源稀缺,农业主要以茶业、竹木业为主。2017年,毛镇农业总产值在所在区的19个乡镇里排名第十七,但2017年毛镇财政收入是2855万元,在19个乡镇中排名第九,远高于周边镇。^[48]财政收入数据差异背后是由M中学招收本地生源、J中学招收借读生与高考补习中心招收复读生,致使大量陪读家长随学生流入而在此聚居形成的产业发展。

以成绩为取向的M中学教育集合吸引了大量外来学生及陪读家长聚居在毛镇。伴随着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增加,对政府在人口治理、安全管理和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镇政府配合学校重构了权力秩序,比如与学校联合加强陪读房屋租赁管理,与学校共同组织乡土文化活动,加强街道夜晚和周末治安管理等。同时,镇政府以教育作为引擎,围绕高考陪读,促进教育、陪读相关产业的发展。借助陪读家长人口汇聚的效应,鼓励房地产、商业和旅游业等产业发展,打破山区难以发展农业的地理局限。

伴随产业的发展,陪读的配套生活条件也得到完善,如发展出标准化配置的陪读房,出现了初具规模的“代陪读”机构与辅导机构,有供陪读家长娱乐休闲的广场,以红色革命和地理环境为基础的旅游线路,提供陪读家长兼职工作的制衣厂,还有各类生活服务业(邮寄、接送学生、营养保健品、女装店开设等),可以说一应俱全。它们共同形成以M中学教育集合为核心,服务于学生及陪读家长的经济市场。政府借助高考陪读带来的人口与产业发展也突破了乡镇发展的困局。

流动的陪读家庭、毛镇本地高中学校、毛镇政府以及商户、居民等多重行动主体在此区域内通过权

力运作开始产生高考陪读社区的空间配置。劳动家庭与学校共同参与教育劳动分工,并在这一基础上实现一种团结。在“让学生考上大学”的目标下,学校承担了提升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任务,家庭则由家长迁移至学校周围租房照料学生以使孩子全身心投入学习,政府则以教育之名形成相关产业来突破山区乡镇的发展困局,这样整个毛镇与学校形成了共生关系。

五、总结与讨论

毛镇成为高考陪读社区的过程是城镇化过程中劳动者对抗城市空间不平等、建构教育生产联合空间的过程。在空间不均衡的状况下,流入城市的劳动者创造资源却未能享受相应的资源使用,他们在城市资本发展过程中体验到体力劳动命运的苦痛,在占据社会空间位置的资本博弈中,劳动家庭采取曲折的方式来反抗生命历程中遭遇的城乡结构性困境,并通过教育竞争方式支持子女参与城市社会空间的竞争。这种反抗实践表现为:退回农村,紧紧依附成绩取向的教育生产模式争取子代立足城市的权力。面对高考,劳动家庭牺牲部分现时利益,全力支持子女参与高考竞争,争取优质高等院校的入场券。流入城市的劳动者们通过性别分工,让女性家长返回乡镇(或县城),通过高考陪读行动来改造原本的乡镇(或县城)空间,最终生产出独特的教育空间——高考陪读社区。

高考陪读社区空间生产的核心动力是以学校为中心、由陪读家庭相配合的教育生产系统。教育生产通过投入教师与学生的劳动力,将学生的思维与知识加工为符合教育评价标准的答案,进而获得分数作为进阶高等院校的凭证。通过教学与考试评价机制,教育生产资格的技术功能掩盖了社会阶级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49]这被认为是教育生产维系社会再生产的表现。但通过对教育生产联合空间的研究,我们发现教育生产维系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是复杂的,劳动家庭的抗争紧紧依附于现有的教育生产机制,并通过陪读行动参与生产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高考陪读社区空间。成绩取向的教育生产联合空间成为劳动家庭进行社会空间位移、竞争城市空间权利的中转站。

虽然高考陪读社区是劳动家庭反抗实践的空间

生产,但它能在何种程度上改变劳动家庭的社会空间困境仍值得反思。劳动家庭的高考陪读空间生产既是在经济发展优势城市对经济发展劣势城镇、乡村人口吸虹的背景下产生的,又将进一步加深空间发展的不均衡。劳动家庭面临的教育空间困局并没有被打破,想要单纯依靠高考陪读空间来抵抗城市空间不公正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在教育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纳入社会空间正义,关注流动劳

动力所处的社会空间境况,真正让教育资源公平转化为教育空间公平,才能有助于解决流动劳动者的社会困境。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高考陪读’现象下劳动家庭的教育卷入研究”(20YJC88001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南钢)

注释

①集合52位陪读家长的行动路径,区分共同路径与个别路径:主要行动路径表示大多数陪读家长主要的行动路径,包括在陪读房(H)空间中进行家务劳作、休息,去菜市场/超市(M)空间采购,送孩子上学、送饭到校门口进而在学校(S)空间位置逗留,在广场(Q)空间进行休闲与联谊活动。次要路径是部分家长有时候进行的空间位移,包括:在制衣厂等场所兼职(W)空间停留、在特殊日子(月初和十五)去寺庙(T)烧香拜佛。使用标字母的方格表示特定的空间,方格大小代表在此空间的用时多少,使用带箭头的线代表时空运动路径,实线箭头代表主要行动路径,虚线箭头代表次要行动路径。

②根据本研究的陪读家长陪读情况调查问卷(N=406),有71位家长填写兼职时间,在抽样统计里占据了约17%。在做兼职工作的家长中,每天工作8小时及其以上的占据约34%。不同统计口径,关于兼职家长大概占比不尽相同,例如有2014年毛镇陪读工研究,根据其田野资料,兼职陪读占全职陪读1:2。虽然由于统计方法和口径造成具体数值上差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陪读家长确实是兼职工人,其从事的主要工作是服装加工业,并且工人是以陪读母亲为主。关于毛镇陪读工的研究可参见:史源渊.乡村陪读工劳动力市场及其生成逻辑——基于H省毛镇(化名)的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20(01):114-125.

参考文献

- [1]刘涛,齐元静,曹广忠.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城镇化效应——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J].地理学报,2015,70(04):567-581.
- [2]余运江,高向东.中国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集聚状况研究——基于地级区域的视角[J].南方人口,2016,31(05):57-69.
- [3]王通.联根式流动:中国农村人口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的隐蔽性特征[J].求实,2018(05):77-89+112.
- [4]范云霞,郑新蓉,史璟.劳动分工视域下的陪读母亲——关于M镇高中陪读现象的分析(英文)[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20,41(01):159-181.
- [5][42]范云霞,郑新蓉.高考陪读:劳动家庭的教育参与[J].教育学报,2020(05)53-60.
- [6]陈锋,梁伟.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家长陪读经历及其影响研究——基于甘肃华县的实地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05):55-63+139.
- [7]李红丹.陪读家长的行动选择与社会适应研究——以重庆市开县岳溪镇陪读家长为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8.
- [8]唐佳,梁谨恋,穆莉萍.社会性别视角下陪读对农村妇女的影响——以四川省泸州市B镇为例[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7,29(05):52-58.
- [9]王江.陪读性迁移: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表现[D].长春:吉林大学,2006.
- [10]王文龙.中国陪读现象的流变及其社会学解读[J].南京社会科学,2012(10):126-132.
- [11]雷望红.阶层流动竞争与教育风险投资——对甘肃宁县“陪读”现象的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8(12):86-92.
- [12]田北海,黄政.陪读比较优势、家庭利他主义与农村陪读母亲的形成——基于L镇的实地调查[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02):99-106.
- [13][英]格利高里.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14]Martina L?w.The Sociology of Space:Materiality, Social Structures, and Action[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6.
- [15][16][47][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17][38][39][45][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M].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18][加]罗伯·希尔兹.空间问题:文化拓扑学和社会空间化[M].谢文娟,张顺生,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
- [19][26][美]大卫·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M].叶齐茂,倪晓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20][美]尼尔·史密斯.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与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付青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21][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22][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M].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23]郭文.“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J].经济地理,2014,34(06):33-39+32.
- [24]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07):82-100+204-205.
- [25][英]彼得·桑德斯.社会理论与城市问题[M].郭秋来,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8.
- [27][英]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M].谢礼圣,吕增奎,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28]严从根,孙芳.教育空间生产的资本化及其正义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17,37(03):69-74.
- [29]褚宏启,赵茜.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变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
- [30]黄建宏.住房贫困与儿童学业:一个阶层再生产路径[J].社会学评论,2018,6(06):57-70.
- [31]唐贤兴.大国治理与公共政策变迁:中国的问题与经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 [32]张东辉.压缩的政策空间: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困境与行动策略[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2):76-87.
- [33]孙志远.“流民社会”与“地方割据”: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异地高考改革[J].教育发展研究,2013,33(Z1):9-14.
- [34]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117-137+207-208.
- [35]Bourdieu, Pierre, and Passeron, Jean-Claude.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 [36][法]布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37][43][49][法]布迪厄,帕斯隆.再生产[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
- [40][48]黄秉信.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2017[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 [41]毛镇.J区毛镇街道基本情况[EB/OL].<http://newwcwy.ahxf.gov.cn/Skin3/index/jaqmtcjdxfw>,2018-01-04.
- [44]上观新闻.毛镇(化名)逻辑[EB/OL].<https://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20228>.
- [46]史源渊.乡村陪读工劳动力市场及其生成逻辑——基于安徽省毛坦厂镇的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20(01):114-125.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ccompanying Community: The Building Of Joint Space In Education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In Mao Town**

FAN Yunxia

(Jing Hengyi School of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t is difficult for migratory working-class families to achieve ideal college enrollment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dilemma of urban space. A large quantity of accompanying parents moved into Mao town, fighting for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children to success in the city by adhering to the path of educational reproduction, thus forming a larg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ccompanying community.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ccompanying community is centered around the high schools, which consists of the accompanying residential area nearby the high schools and the political-economic network of the commercial area. As a migratory and mobile community, it is a unique educational space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of local town government,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and accompanying parents. The building of accompanying community is because of the coincident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 to let children go to college.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maintaining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working-class families choose the circuitous tactics by closely adhering to the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and strive for the urban space rights of their children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joint space of education production.

Keywords: spatial analysi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ccompanying, educational production, space production